

■老年大学

廖增保，留下胡同的记忆

少年时代，一幅被选中参展的画，打开了廖增保的绘画生涯，退休后，他又从《茶馆》中得到灵感，用油画把记忆中的胡同生活记录下来。

这个时代，画胡同、画四合院的不少，廖增保觉得自己是特殊的，因为他的画里，不仅有风景，还有百姓生活，和一个时代的记忆。



■廖增保

人物档案

1945年出生于北京，1964年进入宋庆龄主办的多文种对外刊物《今日中国》任美术编辑。业余曾在多家大学教授现代设计、印刷、出版。曾在国内及丹麦、德国、美国等地举办过个人画展。退休前以国画为主，2005年退休后的创作则以油画为主，以油画记录北京几十年历史变迁。希望这些画能让新老北京人了解北京过去的历史风貌。

爱上油画的自由

喜欢上画画很早，但真正把画画当作钟爱的志向，是在初中时代，起因是他的一幅画被选中展览，让廖增保觉得，画画是一件大有可为的事情。只是命运弄人，高中毕业时，廖增保选择报考美术学院，可惜并未成功。

参加工作后，廖增保在单位做设计工作，让他感到幸运的是，单位有很多知名的艺术家、专家学者，同时也能够接触到不少国内外的艺术作品，可以让他学到很多从前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感觉比上大学还好”，廖增保说。

不过，设计毕竟不是专业的绘画，一直到退休后，廖增保觉得，可以自由地画一点儿自己想画的东西了。他说：“以前画国画比较多，但退休以后，我更多画的是油画，我觉得油画更能放得开，更加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画自己想画的东西。”

留下消失的细节

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迁，廖增保觉得，应该留下点儿什么。廖增保说：“挺多老同志退休后都写回忆录，我喜欢画画，我觉得可以用画笔把记忆中的胡同画下来。”

这些年来，画四合院、画胡同的人很多，廖增保觉得自己应该

是不一样的。他说：“很多人画四合院、画大宅门，油画、国画都有，但大多只是风景，没有人气儿，而且那些大宅门里面，住的也不是平民百姓。我想画的胡同，是我记忆中真实的胡同生活，胡同里的人，胡同里的事。”

廖增保的画作中，有一幅记

录护国寺庙会的长卷《忆京城庙会盛景》，从耍中幡、顶坛子、拿大顶，到卤煮火烧、炸丸子……再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传统庙会的盛景。廖增保说：“现代好多人都觉得庙会不像庙会了，我就把我记忆中的庙会画下来，让人们看看，过去的庙会是怎样的。”

来自生活归于生活

画的多了，廖增保渐渐有了些名气，有人找他，想让他画上拍卖会，但廖增保不愿意，他觉得自己的画是百姓生活，自然也是给百姓看的。

就在前不久，廖增保举办了一次公益的社区油画展，名字叫《北京·胡同·记忆》，尽管比不上专业画展，但廖增保觉得，

这才是他想要的画展。廖增保说：“到社区里展览，给老百姓看，我觉得很合适，也是最好的展览。”

接下来，廖增保想要把画展推广到更多的社区，甚至公园。他说：“公园里人多，而且不少都是老人，在北京生活多年，我想我的画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

为此，廖增保的单位还给他开了一封介绍信，帮助他和各个公园谈判。不过到目前为止，还不算顺利。他说：“谈起来确实有很多困难，我办的是免费展览，公益性的，我的油画也都做好防水了，可以在室外展览，但真的谈起来，并不太容易。”

北京晨报记者 周怀宗

■诗情画意

难忘的野营站岗

王桂齐

夜风萧瑟鸣耳畔，
声声闷雷加闪电。
遥望沙河起伏处，
水湍浪浊镇坤乾。

腹中空空怨苍天，
戎装浸浸报我寒。
曲躬指腹眠不得，
度过一晚似一年。

记得当年入伍3年已经服役期满时，我找连长要求复员，但连长边开玩笑边说：“别来这套，你就陪着我们吧！我和指导员都是北京的，我们能在北京，你为什么不能？”就这样，我这个连部的通讯员，进入了超期服役的第4年，津贴由每月8元提至10元。

两个月后，上级分配给每个连队一名去教导队培训的指标，我主动找连长要求去教导队，连长很痛快就同意了，我来到师教导队学习。师教导

队是培养基层干部的地方，只要在教导队学习10个月，并能够通过考核，回到连队后百分之六十的人能提干。

1979年6月5日，师教导队组织学员到宣化北辛庄野营拉练，返回途中遇大雨，山洪阻路，车不能过，官兵手拉手，涉齐腰深沙河而返，唯独留十团的韦曙光、刘建平、王忠义和我守车警卫。夜半三更，环顾四周荒滩野岭，手抚饥肠辘辘之腹，在敞篷车上谄诗为伴。

■绝技傍身

世上再无“通州活地图”

大运河首第一村在哪儿？里二泗村真有李二寺？台湖有台又有湖……说起通州古往今来那些事儿，也许您知其然，却未必知其所以然，要想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有个人不得不提——“通州通”周良。

1981年，周良开始从事文物管理工作，为了掌握通州每一处文物现状，他仅凭一辆单车逐个村庄、胡同普查，历时三年，足迹遍及521个自然村和通州城区每一条街巷，厚厚的几大本文物账一字不落记在了心里……

和周良打过交道的人都啧啧称奇，无论提起哪个村有什么文物或遗迹，没见他翻阅过任何资料，张嘴就滔滔不绝，真实性不差毫厘。

在一次关于燃灯塔的采访中，周良介绍说燃灯塔有“七绝”，在众塔中独树一帜。七绝即悬铃多、神像多、诗碑高、塔檐奇……再从始建年代、现存情况、历史典故等方面一一详尽解释，如数家珍。

据说唐、辽、元、明、清，皇家都曾重修燃灯塔。新中国成立之后，在1985年也有过一次抢救性修缮，历时两年的修缮中，周良几乎天天在场，亲眼看到如何重建塔顶，补配铜铃和恢复塔基。

燃灯塔塔身原有2248枚

塔铃，后补上的1000多个塔铃是按照原样在张家湾定制的，虽然新旧模样一致，但是哪个是新哪个是旧，周良都一清二楚，可见专家的头衔不虚。这种情况并非一次两次，每每都是如此，让人不得不由衷钦佩。

凭着对文物管理事业的执著，周良30多年来如一日，兢兢业业捍卫着通州文物的一砖一瓦，两次被国家文化部、文物局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2003年闹“非典”的日子，人们都不敢出门，周良却坚持到马驹桥镇划给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那块地进行实地调查，结果发现新桥北端下坡取土坑内的汉唐砖室墓被破坏，他立即联系相关部门，成功地对那块地周围进行考古勘探，发现了丰硕的成果。2006年5月，周良在去宋庄镇收集文物的途中，发现武夷花园小区东侧正在进行地质勘探，当即联系有关部门，要求与房地产开发商进行谈判，对该地块进行考古勘探，经过艰苦辩论，考古勘探获批准，后在那里发现了较大汉代砖墓群。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很多文物，因为他，才得以幸存。

可惜的是，不久前，周良老人因病去世，享年74岁。从此，世上再无“通州活地图”了。

北京晨报首席记者 崔红

■致读者

未晚亭周刊投稿邮箱
chenbaoweiwanting@163.com

今天是周末快给爸妈打电话

